

港台韓舞蹈交流《三城誌》

傳統就在生活中



■《阿樓咪》台東場(台東 布拉瑞揚)攝影：高信宗

香港舞蹈團主辦的最新演出《三城誌》，集合香港、台東、首爾三位風格迥異的編舞，展現三地舞者不同的生活元素。演出不標榜文化的大議題，但舞者的不同質感、狀態，以及舞作所關注的不同議題，都展現出鮮活的文化根源。

文：草草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香港的風

靈動的手腕翻着扇，腳步輕盈流轉，舞者如一陣微風略過舞台；定格在最前方的少女輕輕對着扇子邊呵了一口氣，春天來了……香港舞蹈團駐團導師兼編舞謝茵的香港記憶，全在這《四季》中。

「這次的作品是民間舞現代舞芭蕾舞，還是……？我不會將它定義是什麼舞種，一定義就變小了。我只想去看看，它的文化從哪裡來，我們是哪裡來的人，我們做出來的味道在哪裡。」她選擇了古典樂《四季》，又將安徽花鼓燈融入其中，尋找這一古老的傳統舞蹈與當代香港之間的連結。

「舞背後的文化是從哪裡來的？我們是哪裡來的人？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味道在哪裡。創作上面我想讓它用到我的身體上，而不是停留在學院的知識上。我怎麼去看花鼓燈的美？怎麼去看它腳底的美？怎麼在這個社會上面和香港的步法有關係？節奏點怎麼和音樂去產生火花？我將自己打得很開，而不是在創作上一定要follow什麼方向。希望這次用很多花鼓燈的元素，它可以和我一起講故事。」

至於對於四季的想像，也不是宏大的歷史文化的考究，而是親密微妙的個人記憶的展現。《四季》的音樂讓她腦中略過花鼓燈的畫面，也挑起了她記憶的一部分。「我想要把《四季》這題目做小，盡量地小。」謝茵說，「春可能是那片山、那陣風、那些樹木。夏可能又是另一些回憶、感覺的碎片，是我在香港看到或聽到的東西。我希望《四季》是和人有關的，回到人本身。」對她來說，四季的流轉所代表的，就是時間。「回到環境最原本的，山水海，那些比我們的生命本來就早存在的地方，那些物質吧。」翻飛的扇子，是花鼓燈的標誌性道具，也承載着謝茵對於風的迷戀。「溜得起又利得住」的花鼓燈，讓舞者動作輕盈流轉如自然的一呼一吸，每個觀眾都能看到自己的「四季」。

台東的石頭

台灣排灣族編舞家布拉瑞揚，帶來自己舞團作品《阿樓咪 Qaciljay》。在排灣族語中，「阿樓咪」是石頭的意思，也讓人聯想到台東原住民居住地的地景特色。整個舞作從部落傳統歌舞出發，舞者全程手牽手，專注地反覆唱跳勇士歌



日期：2月2日至4日 晚上7時45分
2月3日、4日 下午3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舞，體現出身體與土地合而為一的震撼情感。布拉瑞揚出身雲門舞集，曾受邀為著名瑪莎·葛蘭姆舞團(Martha Graham Dance Company)編舞，在國際舞台上頗受讚賞。事業高峰期，他毅然回到台東創建舞團，是為了探究自己原住民的身份文化之根，也為了讓更多的原住民有機會接觸現代舞蹈。在台東，他

也遇上一班不一樣的舞者，他們「未經雕琢」的身體給他帶來了很多的啟發。「當我們不再用自己習慣的方式去動的時候，才能回過頭來檢視什麼是新的可能。對舞團中的其他科班生和我來說，就會真的要去面對，要願意去放掉原本那個好像『很厲害』的自己，去學。」舞團的舞者深入台東的生活，他們上山學習整地、收生薑，颱風來時則到



■《憤怒的海——宇部之記憶》(首爾 韓孝林)

海邊排練，感受身體在自然、勞動中與土地的連結。布拉說，編創《阿樓咪》時，他開頭仍放不下過往多年養成的純熟技法，思考着起承轉合，排出了雙人舞、三人舞等不同的畫面組合，「可是後來我發現，我是因為自己在害怕，怕自己沒有展現所謂編舞的技術，才會要用這樣的方式來給別人看有這個有那個。」舞作即將首演時，他突然覺得要放下，回到最初震撼自己的創作瞬間，那是排練的初始版本，舞者們手牽着手不許放開，在一再重複的高強度動作中互相拉扯、遷就、糾纏直至精疲力盡。「他們牽着手，很苦命，很可憐，有些人很累，被拖着走。那個時候我卻很感動，因為那個才是真正人存在的樣子。」最終如此呈現在台上的《阿樓咪》，散發出震撼人心的真實。

「這個作品，和你的身體的能力、好壞、技術沒有絕對的關係，而更多是一種信念和精神的支持。」布拉說，舞者互相牽手，感受彼此，陷入困境，再解決困境，「當你把你『人』放在這個作品中的時候，已經無關技術的層面。在排練場中，我很喜歡看這個作品，可以那麼近距離地看到人的變化，人的面對，人解決困境。呈現在劇院中有一種美感，卻失去了近距離的真實，我更期待的是觀眾看到那個汗，那個血肉之軀的慘烈，以及他們很辛苦地尋找出路。」那是人之為人，最為質樸的生存的壯烈感受。

宇部的海

韓國編舞家韓孝林則在《憤怒的海——宇部之記憶》中，藉由一場傳統的亡靈祭祀，回望一段傷心的歷史。日佔時期，朝鮮勞工被強制送到日本宇部採礦，後來發生嚴重的礦場事故，百多人因此客死他鄉。韓孝林因韓國世越號慘案聯想到海難的題材，進而搜尋到宇部這段悲傷的記憶。在舞作中，她呈現傳統的慰靈祭，自己也親身上場扮演祭司一角，仿似藉由這遲來的祭祀，撫慰至今仍埋藏在宇部海邊的孤魂。韓孝林說，在創作時，她希望通過音樂與動作去展現在歷史中飽受壓迫隱忍多年的情感，在面對傳統的韓國舞蹈素材時，不糾結於傳統的動作和技巧，而是追求音樂和身體的緊密相扣，「好像是音樂在動一樣」。觀眾更可以在作品中，看到當代的韓國舞蹈，如何將傳統的元素不留痕跡又無比自然地融入。

週末好去處

謝至德作品展 《萬念·叢生》

WMA 委託計劃「我們是誰」(2016)得主——本地攝影藝術家謝至德，即將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萬念·叢生」至德個展一部曲，為展覽兩部曲打響頭炮。謝至德將於2018年舉辦個人展覽兩部曲——《萬念·叢生》和《萬念·歸寂》。前者取材自他拍攝於90年代的《香港面孔》系列，以當時年輕、躁動不安的視角游走在街頭，「再呈現」殖民社會下眾生的日常，拼湊香港人「不呈現」的身份。後者則是以「邊界」作為創作切入點，審視部分港人在回歸後身份的迷思。《萬念·歸寂》將於2018年4月中旬於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與WMA大師攝影獎作品展同場舉行。日期：即日起至2月14日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謝至德作品
《香港面孔》系列

維港下的世界級雕塑公園 「藝遊維港 Harbour Arts Sculpture Park」

香港首個國際級雕塑公園「藝遊維港 Harbour Arts Sculpture Park」即將帶來博物館級別藝術品，鼓勵市民與藝術互動之餘，亦點綴中西區至灣仔一帶的海濱景致。「藝遊維港」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主要合作夥伴為恒基兆業有限公司旗下 H Queen's，由森美術館館長暨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教育國際總監南條史生及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藝術總監 Tim Marlow 共同策展，將展出超過18位新晉及知名本地及國際藝術家的多件雕塑作品。活動進行期間亦將同時舉行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的「藝遊維港」賽馬會藝術教育計劃，帶來一連串多元廣泛的工作坊及教育活動，讓不同年齡和興趣的人都能有所得著。日期：2月22日至4月11日 地點：香港中西區海濱長廊

川劇《江姐》首演 三梅花獎得主同台獻藝



■大型舞劇川劇《江姐》宣傳畫面(重慶市川劇院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韓毅重慶報導)大型舞劇川劇《江姐》12日晚在重慶首演。該劇由中國劇協副主席、三度梅花獎得主沈鐵梅擔綱主演，國家一級演員、第二十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孫勇波，國家一級演員、第二十五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胡瑜斌在劇中分別飾演甫志高和沈養齋。川劇唱腔，宛轉悠揚，三位梅花獎得主同台獻藝，精彩演出贏得現場觀眾陣陣掌聲。

川劇《江姐》是根據關肅先生所編劇的歌劇《江姐》的劇本，以川劇藝術形式，重新排演的。沈鐵梅及其團隊勇於藝術創新，劇中人物唱腔、劇情、舞美、燈光，全方面進行了川劇的藝術革新。江姐、甫志高、沈養齋、雙槍老太婆等人物形象，個個塑造得生動感人。身披藍色斗篷的「江姐」站在「朝天門碼頭」，一聲清脆的嗓音，親切感撲面而來。尤其是在獄中和姐妹一起繡紅旗，沈鐵梅用鏗鏘的唱腔表達了一位共產黨員大無畏的精神；面對反動派的鐵拳和拷打，「江姐」用眼神傳達了一個共產黨員對反動派的蔑視和不屈不撓。

《江姐》由重慶市川劇院打造，該劇取材於小說《紅岩》。上世紀60年代，川劇《江姐》曾風靡一時。幾十年來，《江姐》這一題材在全國持續發揮着影響力，各個劇種、不同藝術形式都有作品呈現，均取得了較好的關注度。沈鐵梅稱，「江姐是典型的重慶女子英雄人物，非常有個性，堅韌又倔強。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角色。」

重慶市川劇院副院長彭欣濤透露，因江姐故事本就發生在重慶的特殊性，新版川劇《江姐》在繼承老一輩創作思維和藝術手段的基礎上，增加了現代審美的要求，既擁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也含有創新元素，力求使表演、音樂、服裝和舞美都展示出全新面貌。「《江姐》是一個正能量題材，可幫助觀眾溫故歷史。我們希望通過戲劇方式，在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為人們帶去信仰的精神食糧。」

據悉，現代川劇《江姐》是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論述，受國家藝術基金項目資助，集結國內優秀的主創團隊傾力打造的。12日首演後，13日、14日在重慶川劇藝術中心「龍鳳呈祥」大劇院連續上演。

一期一會 柏林愛樂

睽違十二年，柏林愛樂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去年末再度訪港，樂迷皆引頸以待這一會期的音樂盛事。不過這次音樂會變卦甚多(最可惜的一宗，是原訂2017年11月訪港的杜達美和西蒙波利瓦爾交響樂團，因指揮批評委內瑞拉總統而「被取消」巡演)，柏林愛樂的首場演出，便因郎朗手傷未癒，需臨時由韓國鋼琴新貴趙成珍頂替(內地和日本場次由王羽佳頂替)，樂曲也由巴托克變成拉威爾鋼琴協奏曲。一些樂迷退票了，卻造就我得以在十月底補購門票，最終得償所願，得以親身觀賞這頂尖樂團的兩場演出。

記得十二年前樂團訪港時，我因未能負擔昂貴門票，只能望團興嘆，今回總算沒和歷國爵士(Sir Simon Rattle)失諸交臂。事實上，這次亞洲巡演也是西蒙波利瓦爾於明年卸任總指揮前最後一次到訪亞洲，之後他便回歸故里，出任倫敦交響樂團(LSO)音樂總監；因此這次錯失了，恐怕今生再也沒機會現場觀賞「Rattle和Berlin Phil」這組合了。柏林愛樂建團超過百年，但與她關係密切的指揮家只有數位。眾所周知，令她揚名四海的人是卡拉揚。自1955年出任樂團總監三十多年的他，一手建立起樂團華麗的音色，並灌錄了大量唱片。而歷國的厲害之處，正是能夠擺脫卡拉揚(及其後的Abbado)的「影子」；開

拓大量現代曲目、推出自家品牌錄音、2009年創立「Digital Concert Hall」讓全球樂迷在網上同步欣賞直播演出……這些推陳出新的做法，令柏林愛樂名氣更勝從前。不過說到底，我最關心還是在歷國棒下，樂團的風格是怎樣的？

綜合兩場演出，我認為「精準優雅、氣勢磅礴」應是最適當的八字形容。歷國一頭標誌性的曲髮好像開始稀疏了，但肢體動作仍然充滿活力。一些強音音樂段，樂團的音量簡直「震耳欲聾」，觀眾有如被濃密的音牆緊緊包裹，這是聽本地樂團從未有過的刺激體驗。有座位較前的朋友打趣說，幸好不是奏馬勒，否則耳膜已穿洞！當然大音量並不代表好，還必須有細緻迷人的對比，才是堪擔起頂尖之名。另外，我特別喜歡樂團有別於慣常的弦樂部(string section)佈局：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分別處於弦樂部左右側(早前在澳門聽布萊梅德意志交響樂團也見同樣佈局)，而非合在一起。這安排令兩個聲部皆清晰可聞，而且音效更立體(但前提是你要坐在舞台正面和較前位置)，不知港樂未來會否仿效？

是次巡演的樂曲，雖沒有我最期待的馬勒，但無論布拉姆斯和拉赫曼尼諾夫都能很好地發揮樂團的爆發力。令人失望的反而是樂師的安排。不知何解，幾位被視為「靈魂人物」的樂師，如長笛



■柏林愛樂訪港演出。香港康文署提供

首席Emmanuel Pahud和雙簧管首席Albrecht Mayer皆缺席首場演出，兩晚的concertmaster也不相同。(據場刊資料，樂團共有三位concertmaster，部分管樂也各有兩位首席)。因技巧較高的樂師只參與第二場演出，導致兩晚音樂會水準有明顯落差。

長笛的情況尤其明顯。首晚的拉威爾《G大調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由綿長的鋼琴獨奏展開，趙成珍彈得略為拘謹，但不失印象派的飄逸迷離意味，可惜緊接其後吹奏旋律的長笛先生，卻無法維持同樣意境！白白浪費了輕淡低迴的鋼琴襯托，殊為可惜。而第二晚有Pahud壓場，情況即時逆轉，不少長笛獨當一面的樂段，皆令人聽出耳油。

當然，只看第二場的觀眾是會非常滿足的。上半場《Petrushka》，管樂部發揮超凡，怪異氣氛表露無遺。下半場，是歷國首次指揮柏林愛樂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三交響曲》。比起「第二」，「第三」向來是不受注目的黑馬，沒想到卻一聽難忘。長笛、雙簧管、小號和卻樂部皆表現出色，日商樂團首席Daishin Kashimoto，獨奏樂段可謂絲絲入扣。第二樂章由獨奏圓號與豎琴伴奏展開，中間夾着激昂的諧謔曲，尤能突顯樂團強烈的對比和爆發力。第二晚可說是在全沒預想下，經歷了一場澎湃激烈的音樂盛宴，相信這印象會一直留在腦海裡，直至或許十年後再跟柏林愛樂相遇吧。文：默泉